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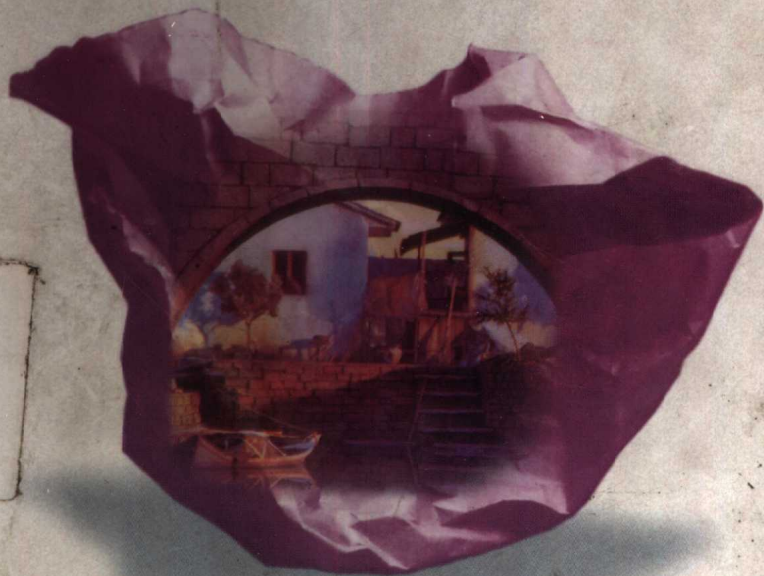
·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

王蒙 主编

漂

移

荆歌一著



長春出版社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漂 移

荆
歌·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 10 号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

漂 移

荆 歌 著

责任编辑:王占通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平恒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2.5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 000

印数:1-10 120 册

ISBN 7-80604-634-8/I·137

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钮姓与成姓两个家庭，一代代人都生活在一个叫盛湖的小镇。他们以及与他们家庭成员有涉的人们，在时光的漂移中，有着各自奇特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在盛湖这个独特舞台上展开各自错综迷离的故事情节。小说精确地刻划了众多性格迥异的人物，他们彼此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使整个作品始终笼罩在奇异诡谲、如梦似真的气氛中。

荆歌,1960 年生于苏州。1985 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诗集、散文集多种。小说创作始于 1990 年。有中短篇小说六十余万字在《收获》、《钟山》《花城》《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库主编 王 蒙

选题策划 崔艾真

责任编辑 王占通

装帧设计 郝 莉

封面设计 庄宝仁

出版说明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是我们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的一套高水准的纯文学创作丛书。时值世纪之交,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有其非凡的意义。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是以集束形式出版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力作。60 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群,目前正活跃于文坛,文学未来世纪的辉煌无疑是属于他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实力的,因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丛书。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的编选原则是:入选作品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必须是有创新的,有时代感的,有震撼力的;必须是在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准和成就的。

《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展示精品,期待力作。

1998 年 1 月

1 莲叶田田

钮欣生的父亲钮丙乾，是清朝末年江南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描绘出这样一个远离我所生活的时代的人物的外貌，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可是，我凭借想象，觉得他应该是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我的这份想象，缘于我祖父的一张照片。我是九年前去我的丹阳老家为我老祖母奔丧时，才在那间幽暗的客厅里看到那张照片的。照片虽已发黄，但照片上我的祖父却仍显得非常富态，双目炯炯有神。照片上的祖父，就是戴着这么一副金丝边眼镜的。但是大伯父对我说，他老人家并非近视眼，而且他也没能活到眼睛老花的年龄（他不幸被一名日本兵一枪击毙了。大伯父以无比遗憾的口吻向我介绍说，要是祖父能听懂日本话，他也许就不至于不明不白地丧命了。日本兵大喊站住，祖父非但没有站住，他反而狂奔起来）。如此看来，祖父所以戴这副眼镜，也许仅仅是为了追求一种非凡的仪表。在我的想象中，钮丙乾也应该是这样一位清末酷爱时髦的贵人。我还这样没来由地想象，他总喜欢骑一匹白马出行。据资料表明，钮家在苏嘉沪地区以巨富而名。时至今日，盛湖边上还留有许多会馆的遗迹，据说这些都是钮丙乾当年广招天下客商从事丝绸贸易的场所。钮丙乾当年在这个商业繁华之所，设立了宁绍、华阳、济东、徽州、武康、周口、琼崖、京华八大会馆，吸引了九州

各地的商贾云集盛湖进行丝绸交易。据传，钮丙乾的资产，堪与明代与盛湖毗邻的周庄富豪沈万三相匹敌。

日出万匹的盛湖，不仅衣被天下，而且美女多多，历史上尤以名妓辈出而名噪于世。其中河东君和咪娘便是两位杰出的代表。河东君柳如是的事迹，相信许多人都都不陌生。秦淮八艳之类的闲闻野章，道尽了这位名妓的一代风流。而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则从深刻的人文角度，对这位盛湖名妓的文章风流品格道德进行了阐述，备受学界推崇。此外，据我所知，有关柳如是的传记还不下于三种。有石楠的《寒柳》，宋词的《江南烟柳》，以及武汉梁青的《风尘奇女》。

钮丙乾的出生和发迹，都在这块迷人的土地上，他当然不会对触目皆是的美女熟视无睹。无论是拥有的钱财，还是其个人魅力，都让钮丙乾有足够的理由在虫二之事上尽得春风。所不同的是，钮丙乾不像通常的富人那样，一房房地往家里招妻纳妾。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惹事生非，说其是愚不可及之举，实不为过。钮丙乾除了一房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以外，连一根女人的头发都不往家中带。钮丙乾只是骑着他的白马，像驾着一片白云，时常在温柔乡里悬浮飘移。

钮丙乾的人生，要是没有出现如下这意外的一笔，应该称得上是尽善尽美，死而无憾的。就是帝王也不会有如此的自由逍遥，这几乎是当年全体盛湖人的共识。

年届不惑的钮丙乾，拥有占地十余亩的私家住宅，就是他那贴水花园藕香园，就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个贴水花园，解放后曾一度被毁，直到 80 年代中叶，才得以恢复。恢复后的贴水花园，成为盛湖名闻遐迩的景观，吸引了不少对中国古建筑有兴趣的中外人士前来观光。钮丙乾一定不会想到，正是由他建成的这个小巧精致的花园，才使他的名字在遥远的未来被人们津津乐道。这对喜好留名后世的权贵款爷们来说，无疑是个极为成功的楷模。钮家的雕花楼群则更是蔚为大观，后来曾为好几个连的大兵宿营。在这个迷宫般的楼群里，似乎能藏天藏地，若是藏进几个姣好的女人，则根本不在话下。但是，上文已述，钮丙乾从不把外头的女人带进他的雕花大楼里。不仅如此，他还有着野合的嗜好。他喜欢带着他心爱的女人（包括那些原先在雕花大楼之内的女人，诸如婢女丫环之类），来到浩渺的盛湖边，枕着波涛沐着湖风做爱。

某个清凉的夏夜，钮丙乾把一个名叫鸾的女人带上了他的白马，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莲叶田田的盛湖边。湖畔的情调不错，月光在水波上粼粼跳动，仿佛满湖的碎银从天边滚来。这样的场景相信对经常有雅兴到水边观波赏月的人来说，是完全不难想象的。钮丙乾脱下他同样在月下发光的缎子长衫，把它铺在了湖边的草地上。钮丙乾没忘了将他的眼镜取下，此举并非因为他的眼镜价格昂贵，而仅仅是，它对接吻来说，无疑是一个障

碍。性格外露的美国人不是有一句莫名其妙的格言么？叫做不与戴眼镜的女人调情。究其原因，大抵也是嫌戴着眼镜不便耳鬓厮磨罢了。如果用比较学的眼光看，中外古今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谋而合的观点和细节。

白马在一旁的草地上云一样栖息着，这是一匹美丽而温顺的马。它马蹄生香，这是因为常常踏花的缘故。月光把这匹马照耀得像一个天使。如果彼时钮丙乾尚有兴致看一眼他的马的话，他会发现，它的两肋，已经长出一对漂亮的翅膀来了（就像卡通片或者漫画所表现的那样）。翅膀当然也是白色的，就像白鸽的羽翮。如果不是马缰绳把它维系在一棵柳树上的话，白马就要展翅而飞了。它将如一朵真正的白云，在洒满银辉的天宇间飘然升空。

可是钮丙乾没有心思看他的白马，他的全部注意，此刻都集中在那个名叫鸾的女人身上了。他的肋下，也生出了一对翅膀，它们驾着仲夏夜带甜味的风，在夜空中升腾。钮丙乾确实像一只气球一样升向了空中，并且在半空悬浮。他在一种香气里悬浮。这种香气，无疑来自于鸾。它大抵是鸾的体香，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混和着某种古老化妆品的香味。这种香气，像一种浸透了魔力的雾霭，钮丙乾身处其包围之中，便得了绝世轻功似的，他真真切切地悬浮起来了。意念能使人脱离地面，这并非无稽之谈。印度的瑜伽和中国古老的气功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样一种悬浮升腾的状态中，钮丙乾根本没有料想到会发生任何不幸的事。在风月场上，他一直非常顺利。因此我们可以说，也正是这种过分的顺利，把钮丙乾给害了。危机是在钮丙乾刚把鸾带上他的白马时就暗暗生成了。这一点，鸾十分清楚。当然，除了鸾，钮丙乾的那匹白马也似乎敏感地意识到将会有非常的不幸降临到它主人的身上。白马一反常态，它在某个关键的时刻突然嘶鸣起来。

应该说，这是一匹漂亮而安静的马。它经历过不少这样的场合，它对主人的所作所为，也早已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了。它总是像云一样轻柔地在一边栖息着，它甚至不像一张画上的马。那些画上的马，比如悲鸿的马，虽然没有生命，但它们常常是动态的。悲鸿以及所有擅长画马的画家们，总是在宣纸上塑造出疾驰的马、奔腾的马，或者仰天长啸的马。那些马在纸上 is 动的，转瞬就要从纸上奔然而出似的。而钮丙乾这匹真正的白马，却常常安静得像一张白色的宣纸。在许多时候，它会让人忘记了它的存在。有谁会时刻关注着天上一朵悄无声息的云呢？

可是白马在盛湖边上突然嘶鸣起来。它的声音像一双手，把天空当作一把纸扇给撕破了。

也就在这时，钮丙乾也像马一样长啸了一声。钮丙乾的声音与马的嘶鸣声彼此呼应，相映成趣。

钮丙乾为什么要大叫，这个谜底很快就可以解开。

你也一定会敏感地注意到，他这并非欢乐的声音，他的欢乐已经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戳破了，像一个气球，被尖锐的东西轻轻一戳，便发出了令人意外的嘭的声响。钮丙乾的叫声有些凄厉，它在湖面上传得很远，它惊动了在苇丛中睡眠或作爱的野鸭，它们被一个男人的声音惊醒了。它们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以致引发了苇丛的沙沙作响。甚至有一只特别敏感的野鸭已经率先从苇丛中飞了起来，就像面对火药铁砂枪一样，它完全有理由将钮丙乾的叫声错误地判断为一声枪响。

如果沿用以上的比喻，仍旧将钮丙乾的惨叫视为一声枪响的话，那么，是女人鸾轻巧的手指扣响了扳机。

鸾是一个形容柔弱的女子，就是听她的声音，都可以了解到这一点。鸾是因为她的母亲娥才与钮丙乾相识的。娥是盛湖有名的美女子，她像一朵六月盛湖里的荷花，钮丙乾伸出手来将其采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一点谁都可以理解。可是娥没能有幸与钮丙乾维持更长久的肉体关系。这是因为，在后者的视野里，出现了鸾这样一朵更为娇艳的小荷。她在钮丙乾的视野里摇曳生姿。

钮丙乾躊躇满志地把鸾带上他的白马时，他对鸾的了解几乎还只是个零。他似乎过于自信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比他儿子钮欣生年龄更小的柔弱少女，会给他以毁灭性的一击。钮丙乾在鸾的身上看到了他所熟悉的东西（这无疑得自于娥的遗传），但更令他激动不已

的，是鸾的陌生的部分。鸾对钮丙乾来说，是一个熟悉和陌生的结合体。这让钮丙乾既感到亲切，又倍觉新鲜。因此钮丙乾对鸾全无防备之心，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鸾给钮丙乾的印象，比其母更温柔弱小，她像一朵真正的稚荷，如果风稍大些，露更重些，她都会不堪重负似的。因此钮丙乾在盛湖边上把鸾抱下马来时，他显得特别小心。他像对待一件易碎品那样对待鸾。他把鸾轻轻地从马上抱下来，又轻轻地放在地上。他甚至不敢对鸾很响地说话，他只是向她发出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正当中年的钮丙乾完全被一种如水的柔情所包围，他像一张湖水中的荷叶，在晚风中轻柔地起伏着。

可是貌似柔弱的鸾终于在白马嘶鸣的时刻让钮丙乾惨叫起来。她仅仅作了一个十分细小的动作，就把钮丙乾彻底毁了。如果当时有目击者的话，我们相信，谁都不会察觉到鸾的动作的。这是因为鸾的动作实在过于细小了。但它却几乎是致命的。鸾真的像扣动扳机那样稍稍动作了一下，就让钮丙乾像马一样长啸起来。

鸾这样做动机不明，不同的人可以作出各自不同的推测。然而事实是明摆着的，那就是，钮丙乾的两颗睾丸被鸾的小手给无情地捏碎了。在此之前，鸾一点都没有流露出要对钮丙乾下毒手的迹象，她始终表现得温柔怯懦，甚至带着少女应有的羞涩。鸾暗藏杀机。

2 音乐之茧

因此钮欣生的出生，无疑发生在上述事件之前。事实表明，钮丙乾在四十之后就不再有生育的能力了。当他的睾丸被鸾不幸捏碎的时候，他的儿子钮欣生已经年满十八周岁。

彼时的钮欣生，正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就读。

钮欣生对音乐，似乎有着天生的爱好。教会学校里所接触到的赞美诗，令钮欣生神情恍惚。他常常在那种声音和谐的合唱声中飘浮起来，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他还常常对着教室里的那架风琴发呆，他非常希望自己能像那个混血儿教师一样熟练地弹奏它。他想象自己的十指像猫一样灵活地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跳跃。

在教会学校就读的最后一年，钮欣生与音乐教师的女儿发生了一点感情纠葛。那个混血儿的女儿，有着迥异于中国人的外貌和个性。她的爱好是画一些乱七八糟的漫画。她有时一整天沉醉在这样的工作中，乐此不疲。当钮欣生第一次欣赏到这个名为洛亭的少女的漫画作品时，钮欣生有些觉得不好意思。当时他的脸一定红了，这不会有错。钮欣生没有想到，一个少女会画出这样的东西来。洛亭的作品，对我们的中国少年来说，确实有些过分。她除了描绘大量的女裸体，还对男体有所涉猎。欣生甚至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有男性生殖器的作品。当然，我们不要就此武断地认为洛亭只是个格调低

下的女子。事实上，她的作品非常浪漫，满纸透出奇谲的想象和瑰丽的童话色彩。她的画并不写实，一切都是夸张变形了的，因此我们根本无法在她的作品里看出低级猥琐的成分。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和奇妙。从洛亭的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素材是没有雅俗高下之分的，只是艺术家的眼光和角度，才是至关重要的。有了非凡的视角，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反之，即使最为崇高的题材，也会变得俗不可耐。

可惜这一点当时并没能让欣生意识到。他翻看着洛亭的画，只是感到惊奇。他为她作品所涉及的题材而感到震惊，他有点半天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后来，当钮欣生看到洛亭画中一个人的五只脚趾上居然萌生出嫩嫩的树芽来时，他这才觉得这些画的可爱了。他止不住笑了。而洛亭也为欣生终于体会到想象的趣味而感到高兴。她快乐地把她的脑袋靠到了欣生的肩上，她的脑袋与欣生的脑袋紧紧地靠在了一起。当时欣生的感觉是，她大有要将他的头取而代之的意思。由此可见欣生的想象力也变得活跃起来了，这大抵是受了洛亭漫画的诱导。事实上，在洛亭的作品中，一个人同时长有两颗脑袋，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洛亭甚至还异常任性地将人的脑袋随意地安装在膝盖和臀上。在一幅题为《爱的畅饮》的作品里，一个人的脑袋甚至被他的爱人当作一把酒壶提在手上。日后欣生面对这幅画曾感到一阵颤栗。面对洛亭，欣生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勿庸讳

言，他有点怕她。

可是毕竟是洛亭，这个热情奔放的少女，教会了欣生许多在课堂上和《圣经》里学不到的东西。她让他及时地了解了生命和爱的奥秘，品尝到了男欢女爱的奇妙滋味。

其实，欣生从洛亭那里学到的，远不止爱和绘画。洛亭同时还是一个音乐修养和天赋极高的少女。她在她的留声机上为欣生播放了许多妙不可言的音乐。对欣生来说，她才是一所真正的学校。

欣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迷恋上西贝柳斯的。通过洛亭，他几乎接触了西氏的全部作品。欣生的内心与西氏伤感而激越的交响乐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通道，仿佛从通道那头，有一缕神圣的光向欣生这边照射过来，让他通体透明。音乐的力量，几乎使欣生忽略了洛亭的爱情。他完全沉浸到这种妙不可言的音乐中了。他的性格开始变得抑郁而孤僻，他变得很少与人交流了。除了听音乐，他整天都是无精打采，他的两眼是那样的黯淡，他的神情像一个垂垂老者，像偎依着远墟的夕阳。只有当音乐在欣生耳畔响起的时候，他才亢奋起来。他在和声与旋律组成的浪波里起伏，他的血液随着小提琴高音区的齐奏而升涌，又因管乐奏出的清晨意境而感到生命的虚无。

最后发生的事，连欣生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起初，欣生只是悄悄将洛亭的唱片拿走一张。偷的